

編號：99

## 蝶戀花<sup>1</sup>

納蘭性德

辛苦最憐天上月。一昔如環<sup>2</sup>，昔昔都成玦<sup>3</sup>。若似月輪終皎潔，  
不辭冰雪為卿熱<sup>4</sup>。無那塵緣<sup>5</sup>容易絕。燕子依然，軟踏簾鉤  
說<sup>6</sup>。唱罷秋墳愁未歇<sup>7</sup>，春叢<sup>8</sup>認取雙棲蝶。

### 一、作者簡介

納蘭性德（公元 1655 – 1685），原名成德，字容若，號楞伽山人，滿洲正黃旗人，朝廷重臣納蘭明珠長子，清代著名詞人、學者。康熙十五年（公元 1676）進士，官至一等待衛，被康熙留在身邊，受到寵信，多次隨御駕出巡，到過塞外、關東、山西、江南。自幼敏悟，好讀書，與陳維崧、朱彝尊等眾多當世名士相交往，多忘年交，與詞人顧貞觀尤契厚，曾救助吳兆騫由寧古塔戍所歸還，為世所美談，也曾救助不少落魄文士。年僅三十一歲，有《通志堂集》、《納蘭詞》等傳世，編有《通志堂經解》。納蘭性德酷愛藝文，徐乾學稱其「讀書一再過即不忘。善為詩，在童子已句出驚人。」與原配盧氏甚恩愛，盧氏早卒，《納蘭詞》中言情、思憶、悼念，多為盧氏而作；《納蘭詞》又有不少寫塞外風光之作，精勁深雄，另開生面。王國維對納蘭性德評價甚高：「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，皆由初入中原，未染漢人風氣，故能真切如此。」

### 二、背景資料

悼亡是古典詩歌中一大分類，此篇是納蘭性德悼念亡妻盧氏的詞作。納蘭原配妻子盧氏，是兩廣總督、兵部尚書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盧興祖之女，夫妻甚恩愛，可惜只相處三年，盧氏短壽，於納蘭二十三歲時病故，納蘭為作思念、悼亡詞作多情深動人。盧氏才貌雙全，在納蘭心目中是「名花」、「才女」，如《攤破浣紗溪》：「林下荒苔道韞家，生憐玉骨委塵沙。愁向風前無處說，類歸鴉。半世浮萍隨逝水，一宵冷雨葬名花。魂是柳綿吹欲碎，繞天涯。」納蘭在盧氏病故後某月夜，睹月思人，「觸緒還傷」，遂成此篇。納蘭又有另有一闋《沁園春》，寫於康熙十六年（公元 1699），小序中記詞人夢見盧氏，「淡妝素服，執手哽咽」，臨別對納蘭說「銜恨願為天上月，年年摘得向郎圓。」此篇《蝶戀花》蓋寫在其後，故篇中以「天上月」比喻盧氏，可說是對其夢中語的回答。

現存《納蘭詞》中題目標明「悼亡」二字的有七闋，此外未標題而內容是悼亡、憶念舊情的約有三十多篇，佔納蘭詞作比重很大，是中國歷代有最多悼亡之作傳世的詞人。

### 三、注釋

1. 《蝶戀花》：詞牌，又名《鵲踏枝》、《鳳棲梧》。
2. 一昔如環：昔：通「夕」。環：圓形的玉器。
3. 昔昔都成玦：昔昔：即「夕夕」。玦：環形有缺口玉珮。
4. 不辭冰雪為卿熱：典故，用《世說新語·惑溺》荀粲故事：「荀奉倩（粲）與婦至篤，冬月婦病熱，乃出中庭，自取冷還，以身熨之。」此處反用典故。
5. 無那塵緣：無那：無奈。那：[粵][糯]，[no6]。塵緣：塵世緣份。
6. 燕子依然，軟踏簾鉤說：化用李賀《賈公閭貴壻曲》「燕語踏簾鉤」句，意即歸來雙燕仍像往來一樣，棲在簾鉤上呢喃對語。
7. 唱罷秋墳愁未歇：用李賀《秋來》「秋墳鬼唱鮑家詩，恨血千年土中碧」句，即幽怨至死難消之意。
8. 春叢：春天的花叢。

### 四、賞析重點

此篇是悼亡之作，表達了詞人對亡妻深厚的情感。詞人先見月起興，以月比喻亡妻，抒發深摯的思慕，全篇多直抒胸臆，又多化用前人名句，寫與亡妻生死相隔的苦痛。哀感頑艷，納蘭以此類哀婉淒清的小詞最為後世所稱道。

上片以月喻人，起首劈空而來，以「辛苦」二字領起，「辛苦最憐天上月」一句已定下全篇淒涼調子。「一昔如環，昔昔都成玦」二句解說「辛苦」二字，三十日中，月圓只有一夕是圓滿的，其餘夕夕是處於虧缺狀態，就像盧氏與自己幸福的婚姻生活只有那樣短的日子，其餘都是生死相隔的別離日子；又好像她在世上的日子，何其短暫。「環」是圓形玉器，「玦」是圓形而有缺口的玉器，環、玦相對並舉，巧妙地以物喻物，寫出一夜月圓，夕夕都缺的惹人「最憐」之處。緊接着「若似月輪終皎潔，不辭冰雪為卿熱」二句，情感上是再推進一層，意念上則翻出奇想，假若人尚在，似那始終如冰雪皎然雪白的月亮，那自己不怕冰雪之冰凍，也要上前用身軀為獻上熱量。這裏用了《世說新語》中荀粲典故。荀粲不惜到庭外令身體冰涼，再回室中以身體為患病發熱的妻子降溫，「以身熨之」，在古人保守的眼光來說，那是有點「過份」的行為，故劉義慶將此事編入《世說新語》的《惑溺》篇中，但詞人不以為然。然而典故中荀粲是「為卿冷」，而納蘭說是「為卿熱」，是反用典故的文學技巧。葉嘉瑩對此數句評價甚高：「當年使我感動的大概有類詞句，一類是以活潑靈巧取勝的，另一類則是以真切深摯取勝的……至於後一類的詞例，則如其

《蝶戀花》一首的『辛苦最憐天上月。一昔如環，昔昔都成玦。若似月輪終皎潔，不辭冰雪為卿熱。』其所寫的一份甘為所愛而奉獻的情意，乃表現的如此殉身無悔。」詞人由天上月過渡到人間情，表現了思念的極致。

下片筆鋒一轉，由熱情而入哀嘆，「無那塵緣容易絕」將綿綿情思從天上帶回人間，人間塵世的情緣就是那樣容易斷絕。緊接二句，「燕子依然，軟踏簾鉤說」由李賀《賈公閭貴壻曲》「燕語踏簾鉤，日虹屏中碧」詩句化出，是言家中獨處寂寥，但舊時燕依然來到，踏着卷簾鉤子在呢喃燕語；雙燕是愛情的象徵，反襯出詞人的孤苦。收結「唱罷秋墳愁未歇，春叢認取雙棲蝶」二句又將情意再推深一層，表達上頗曲折，「唱罷秋墳愁未歇」也是用李賀詩句，《秋來》云「秋墳鬼唱鮑家詩，恨血千年土中碧」，意思是自己唱罷六朝詩人鮑照如《蒿里吟》挽歌，但心中哀愁仍未消歇；李賀《秋來》「恨血千年土中碧」是用了《莊子》典故：「萇弘死於蜀，藏其血，三年化為碧。」借指含恨地下，不能消釋；此處詞人化用李賀詩表現頗朦朧的情感，是一種牽連着挽弔、哀恨、生死的深層之念。既唱罷挽歌而愁仍未消歇，何以堪呢？唯有「春叢認取雙棲蝶」，即在春花叢中覓尋有沒有正雙宿雙棲的蝴蝶，「春叢」句大蓋由唐代李商隱《偶題》「春叢定是雙棲夜」句翻出，是寫蝴蝶雙依的。中國古典文學中有以蝴蝶象徵、比喻愛情、愛侶的傳統，其中一個較著名的源起是古籍中記載韓憑妻殉情，衣絮盡化作蝴蝶的故事，他如梁祝殉情化蝶等，亦廣為人知。據此，知詞人之說「春叢認取雙棲蝶」，並非表示無聊閑望，而是表達一種極深沉的哀思，將思念之情推至跨越生死的極致，在春花叢中認取相棲蝴蝶，好讓自己也與亡妻一起化作蝴蝶，再相戀相依。至此，詞人又呼應了詞牌《蝶戀花》字面意思。怨苦、怨懟轉而生出離開塵俗塵世的幻念，是中國古典文學中作者尋求解脫時，常見的「自我解脫之藥劑」。

悼亡作品自有其哀感沉痛特性，與其他一般感發人生意氣或抒懷感嘆文學作品不同，故納蘭此類作品詞境慘淡、詞心戚戚，淒淡無聊，加上納蘭素來推尊南唐李後主，氣質、才性相近，故同時詞人陳維崧評論說納蘭詞「哀感頑艷，得南唐二主之遺。」

此篇上下片四仄韻皆用入聲字，上片「月、玦、潔、熱」，下片「絕、說、歇、蝶」，入聲字音聲，短促收藏，吞聲語咽，極盡哀痛之感。一片中作三節結構，上下片首句，句意獨立領起，先押一韻，後二句一組，句意皆承首句而發，或再推衍，或轉折發展，而當中用「最憐」、「若似」、「不辭」、「無那」、「認取」等詞表達情感轉折，配合短促押韻，令詞作產生纏綿而哽咽的效果。